論學小記

述性一

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知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知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

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知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知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

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即有仁義禮知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而言之。謂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譬之水。其淸也。質形氣之淸也。是即其性也。譬之鏡。其明也。質形氣之明也。是即其性也。水淸鏡明能鑑物。及其濁與暗時。則不能鑑物。是即人之知愚所由分也。極濁不淸。而淸自在其中。極暗不明。而明自在其中。是即下愚不移者。其性之善自若也。知愚以知覺言。全在禀氣淸濁上見。性則不論淸濁。不加損於知覺。但

稟氣具質而為人之形。即有至善之性。其淸人性善者之淸。其濁亦人性善者之濁也。其知其愚。人性善者之知愚也。此之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非性有不善也。夫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

述性二

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二哉。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主實有者而言之。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昜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

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然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是晝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是物之氣質則性不能善塗之人可爲禹以其爲人之氣質也人之氣有淸濁故有知愚然人

之知。固不同於犬牛之知。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知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知之端。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性善不可驗。以情驗之。人人皆可自驗者也。是故知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知愚。其知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此人所以不可不學。學者習於正也。不習於正。則習於

邪。彼此相遠。習爲之也。此人所以當謹所習。專習於此。自不習於彼也。

述性三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心亦只有一念善念轉於惡念惡念轉於善念只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有兩念便可分性有善惡今只此一念善者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耳當其惡時一轉卽善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故曰性善也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必先有善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其先豈必不善有物必有則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卽則之所從生也其曰命也有性焉是性卽則之所從生也不謂之性言不順

其性而使之過乎其則過乎其則斯惡矣是其性本善而轉而之惡耳今爲盜賊者未有不迫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謀生之事甚多也夫豈不欲擇其善者而爲之而乃皆不可得及至於不得已然後一切不顧而甘爲盜賊也是其初念未嘗不善而轉而之乎惡耳又必有一二爲盜賊者從而引之所謂習也夫人至於甘爲盜賊眞下愚耳下愚之人縱欲敗度亦從善念之過乎其則始故上知不移彼下愚者其初亦移而過乎其則耳旣過乎其則其勢必將大遠乎其則而至於萬萬不能移夫豈不可移之謂哉其可移者固未絶

也。隱而不見。觸亦不萌。積重之勢使然也。故直謂之曰不移而已。然千萬人中或且一人能移。以余所聞。閒亦有之。惟其未絶。故觸而偶萌。隱而或見耳。然則人性果無不善也。且夫仁義禮知之端。下愚不移者。既皆有之。是其心固以爲當然也。心之所然。而乃不然。所謂忍也。忍之爲言。反其所然之謂也。其所然之心。至死不中絶也。性善故也。

述性四

曷爲乎疑孟子性善之言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言性相近。不徑言善也。匪惟不徑言善已也。言下愚不移。下愚不移。性果善乎。求其說而不得。安得不以孟子之言性。爲超乎氣質而言之也。雖然。人皆以夫子之言難孟子。而卒未有以孟子之言證夫子也。如以孟子之言證夫子。而果與夫子之言不相應。則性善之言。誠與夫子之言性異矣。今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可以云者。相近之云也。其言情之可以爲善也。則驗之於人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心之爲

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者蓋驗之於習相遠之人且驗之於下愚不移者也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皆有者下愚不移者所不能無也是孟子之言性善正為有此習相遠之人與下愚不移之人而決言之也且其言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殊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降才非殊猶言性相近也多賴多暴猶言習相遠也又言為不善非才之罪是不罪性而罪習夫豈異於夫子之言性乎其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性固未嘗相遠也其言放其良心旦晝梏亡習豈終能相近乎其言夜氣不

存。同於禽獸。則所謂下愚不移而已矣。孟子之言性善。章章若是。有一言不與夫子之言相發明乎。然則孟子之言性善。初未嘗離氣質而言之也。則以夫子之言難孟子。曷不取孟子之言以證夫子之言耶。嗚呼。孔孟言性。並主實有者而言之。如溯性於未有氣質之前。此所以終日言誠。茫然不解誠之所謂也。

述誠一

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知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無終故行健不息人有終故死而後已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入實有此能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

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由是成己則實有此仁由是成物則實有此知惟其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而已矣死而後已終矣乃無物矣一息尚存一息有此性之善一息可以誠之者也嗚呼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者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

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耶。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

述誠二

吾學愼獨老氏主靜須臾不離戒懼於不睹不聞見顯勿欺隱微倍切凡皆求其盡倫盡職以日愼其獨也夫子之爲誨不厭倦顏子之竭才不惰曾子之日省其身子路之未行恐聞胥是道也豈主靜之謂乎老氏則無爲自化淸靜自正專以不事事爲其道此主靜之學異於吾學之致力於動也遠矣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

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凡吾學之所有者釋氏固未嘗無也而其道則在於無故道其所道其於道所以背而馳也然而吾學之有實有也其盡倫盡職者實有之也如不實有則有者亦無無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釋氏之無本非無也而釋氏無之夫無之則無之矣然苟不實無之即所謂無者亦無而其道亦無以自立然則釋氏亦非誠不爲功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夫明與老

死。萬萬不能無者也。而釋氏無之。然其無之也。必造乎其極。如心經之所云云者。是乃其誠也。吾學之愼獨。實致其力於動也。誠而已矣。老氏之主靜而不實致其力。則靜者亦無。而其道亦無以自立。是亦非誠不爲功也。道德經云。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天萬萬不能不生賢。而人性萬萬不能無可欲。而其主靜也。曰吾不尙焉。吾不見焉。忍而舍之。是亦其誠也。葢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吾學實有其有。實有其愼獨。二氏亦必實有其無。實有其主靜。夫無也。靜也。實無之說也。必襲吾學之實有以成其實無。以是知二氏之道。固不能

出吾學之範圍也吾學死而後已二氏未死先已於不可已而已亦必襲吾學之實有者以成之其或神奇也神奇於實有也其或能蟠天際地也亦蟠際於實有也所以然者何也形可使如槁木而非槁木也實有其形也心可使如死灰而非死灰也實有其心也實有其形實有其心而無之而主靜焉則必實有其無實有其主靜而後其道乃成嗚呼知二氏非誠不爲功可以知誠矣

述情一

性善，情無不善也。情之有不善者，不誠意之過也。由吾性自然而出之謂情，由吾心有所經營而出之之謂意。心統性情，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是故喜怒哀樂，情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情也。其未發也，情之未發也。其中也，情之含於性者也。其和也，性之發爲情者也。是故心統性情。情者，感物以寫其性者也，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出，發若機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作爲也，而意萌焉。其初萌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爲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

性情故意萌於心實關乎其性情則安得而不善然而意之萌也未有不因乎事者也事之乘我也有吉有凶而人之趨事也有利有害吉凶天降之利害人權之君子於此亦未有不思就利而務去害也主張之者意而已矣於是經營焉曰必如是然後有利而無害也然而善從此而亡矣曰苟如是則必得利而遠害也然而不善從此而積矣且也殉利而不顧害抑或冒害以求其利而善於是愈亡而不善於是愈積矣而人乃甘於不善而忍而舍其善者不慎其獨自欺焉不誠意之過也豈其意之萌也果遂不善乎經營之巧習於中利害之

遂炫於外故事觸於情而喜怒哀樂不轉念而應情交於利害而取舍疑惑一轉念而淆愼之又愼在持其情於獨焉即事察義以誠其意而已矣孟子不云乎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情爲性之所發才乃情之所施才且無不善而況於情乎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情善之謂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善言情善也

吾儒治心之學全在事上用功獨者人所不見之事所當愼者異人知之事也此篇言意因事萌即事察義以誠意吾學之所以別於異學者在此

述情二

善哉孟子之言情善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情之初出於性。即連乎意之始萌於心者也。故孟子皆以心言之。蓋性情統之於心。當性發爲情時。而心未有不動者。心之動。即意之萌。故情與意同居而異用。事觸於性。而自然而出之謂情。事感於心。而經營而出之謂意。是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蓋性之用。而實爲情之體。若夫情之用。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所以顯露流布其四端。其諸不及情者多。而過情者或寡也。唯

上智則幾乎過之而能自節焉自餘等而下之至於中人又下之而遞至於愚其用情也必漸薄焉而多其等差其等差也亦皆出於其性善之有等差而非有其不善者也則情安有不善者乎其或流爲不善者則意主張之以經營其事之利害而趨避之巧習焉於是心不能察而性亦若退聽焉而已矣惟加以愼獨之功而毋自欺其初萌之意隨事察義以條理其本然之情而歸根於其有生之性於是乎性得其養而心以存能存其心以見之於事而身有不修者乎

述情三

心統性情性生於心而情出於性意則心之動而主張乎情之發焉者也情出於性意出於心情與意似不同其源然性情實具之於心心之動也動以萌其意者也性則渾然具之於心有善而無惡情則沛然流於所性亦有善而無惡意萌於心以主張之意豈獨有惡哉內而與情謀外而與事謀是情之與事交也以意爲之樞經之營之於是利害之分明而趨避之機習喪其良心不誠其意之爲害大矣故明明德者專用力於誠其意也誠其意則情之發也無不中節不誠其意則發之而

不中節者意主張之而豈情之有不善哉蓋情之發於性也直達之而已意之主張乎情者有所經營不能直達惟誠其意則好善之情如好好色惡惡之情如惡惡臭情本直達意更主張之而使之直達故曰情無不善情之有不善者不誠其意之過也或曰恒舞酣歌湎酒漁色茲非其樂之情與侮聖逆忠遠德比頑茲非其好惡之情與而曰情無不善者與曰此所謂縱淫泆于非彝拂人之性而不近人情者也然其弊皆由於不誠其意始獨之不愼而自欺其本心至於違禽獸不遠矣是豈人之情也哉而豈未嘗有才者哉味色聲臭安佚之

在口耳目鼻四肢也。孟子不謂其非性。而不謂之性也。

豈遂以是而累其性善之謂哉。

述命

仰而望之可見者非天乎。天非形乎。形非質乎。形質非氣乎。是故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有性復有道。道一而已。氣之流行者皆是也。莫非氣也。即莫非道也。未有命已有道。太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是也。然是氣也。曷嘗有須臾不流行者乎。無有始也。無有終也。故人既受命而成性矣。道即從性中流行而不已。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言有性復有道也。子罕言命。然而嘗言之矣。子

夏聞之夫子曰死生有命伯牛有疾子曰亡之命矣夫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此所言命皆以氣數言之其顯然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亦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言天卽言命也或有送難者曰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亦主氣數言之乎應之曰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來屈伸無非命也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盈天地間無時無處而不然者也所謂分於道謂之命也惟聖人能知之中庸所謂知天地之

化育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見著龜動四體禍福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是之謂夫若夫義理則所以治命者也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曰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義理治之故曰立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曰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皆言以義治命義命分說不以義爲命而合言之也義命分說故孟子性命亦分說故曰口之於

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
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

述公

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已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

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漢書載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

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誠不分賢愚也及其至也惟聖者能之嗚呼等級自然而有也界限自然而具也而自然中節無過不及者則盛德之至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非聖人而能公乎而能遂其私乎

父子相隱是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爲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

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善道聖人。何謂聖人。自然而然。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亦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而使之。可以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十往自是切於救療。無可奈何而然。不省覩亦是迫於無可奈何。此時全無所容其意見。謂即此是私者非也。安寢不眠。則子與姪之分不得不有差等。子之父與姪之父易地觀之。莫不皆然。自然而然。不假安排計較其私也。乃正所謂公也。

遂其私而一歸於公自然而然所謂赤子之心也惟大人有格致之學有誠正之功故知明處當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未至於大人抑或愚人亦未始盡失之孟子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卽此心也自然而然有感斯應而至於思救之情則亦不能無差等也故同室人之鬬與鄉鄰之鬬或往救或閉戶不能不生分別其安排計較亦是自然而然故曰遂其私而一歸於公者也

述敬

竊謂敬之全功。用在事上。用在動時。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即無時無地之非動。語固是事。默亦是事。晝爲固是事。夜臥亦是事。故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是即夜臥時所應爲之事也。蓋一息尚存。即有一息之事。惟釋氏絕去人倫。屏却世事。專一主靜以求通慧。其實釋氏亦猶人也。亦猶有身也。有身安得無事。其所謂靜。自吾觀之。終其身無靜時也。聖人之道則不然。其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事思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

祭思敬。其在孟子。則曰敬君。敬兄。敬叔父。敬弟。敬人。敬上敬下。蓋悉數之不能終其物。是故敬之用處甚多。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豪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脩已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其敬於靜。正所以全其動之敬。其敬於不睹不聞。正所以全其

睹聞之敬。若專以敬全歸之於靜時之涵養。則中庸所謂不動而敬。而字不得力。所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兩所字都不得力。且若專以靜時涵養注解脩己以敬。敬而無失。聖敬日躋。以及於毋不敬。莊敬日强。未免鶻突說去。聖經言語。全不得力。即如夫子教顏子以四勿。是欲其省察視聽言動。下四个勿字。欲其察得非禮處便勿之。全是欲其由禮。看淸是禮。然後去視聽言動也。非如釋氏寂守其心。若達磨終日面壁。絶却視聽言動。如是則安得有所謂非禮者當乎其前。又安所用其勿之之力。吾儒之所以異於釋氏者。全在事

上動處用功其不已於靜處者乃所以繼續動時之功也故與仲弓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謂見賓承祭時純是敬而出門使民時之敬亦當如之以攏迫其毋不敬也然出門使民亦是動時非靜時也所以答子張問行而曰行篤敬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舉立與在輿以該括無事之不敬無時無處之不敬然亦是就動處言非主靜之謂也程子爲人不知收放心故單說一个敬字爲收放心之第一法其喫緊爲人實具一片苦心而用以發明敬之義蘊則程沙隨之說所謂聖賢無單獨說敬字者正須參看而張

敬夫所謂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其說亦不爲無所見也。上蔡言敬是常惺惺法。亦是專言主靜涵養。終不若脩己以敬。敬而無失。毋不敬諸說。該動靜言者之爲完備而且動多靜少。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是一件事。雖有內外。然實合外內之道也。截然分說。便不是不敢欺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据處事言之。豈主靜之謂哉。朱子言洒埽應對進退爲存養之事。竊謂此卽視聽言動上事。雖小學時。便當於此處察而識之。此便是格物以致其知。小學大學

雖以年齒分屬。然其事。亦未便截然說成兩橛。益覩聽言動。重生疊起。無時無處而不然。學者隨時察識。便是下手處。童子成人。無緣異其覩聽言動也。格物雖是大學條目。然小學時。未見不許其格物。曉得要敬。便是此一物能格之而致其知矣。總之小學大學。不當有格物不格物之分。而洒埽應對進退。事事有義。未見得童子皆不能理會也。孟子不動心有道。程子以爲心有主。夫心何以有主也。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

蓋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故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即孟子之論敬也。吾故曰敬必在事。動處多靜時之敬。所以繼續動時之敬也。吾嘗謂靜亦是吾人之一事。事事從身起。吾人刻刻脩身。寧靜時而可不脩其身。寧靜時而可不有其身。吾儒之道。在有其身。釋氏之道。在無其身。儒釋之別。惟此而已。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夫子不然之。而斥之曰難。然人止一心。而用之各於

其所。君子有九思。是用心有九所。於視則思明。於聽則思聰。於貌則思恭。於事則思敬。夙夜警戒之謂敬。威儀儼恪之謂恭。恭敬異用。各於其所。然不得謂恭一心敬又一心也。隨其所而名之。非有二心也。孟子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隨所感觸發見者。指而名之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然止一心耳。非有四心也。繼善成性之後隨所感觸而發見焉。止一事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仁知。非有二心也。是故君止仁。臣止敬。五止異用。亦不得謂仁敬孝慈信有五心也。故詩統言之曰於緝熙敬止。是敬止得包五止也。是事思

敬得包九思也。吾故曰敬之全功。用在事上。用在動時。洪範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可曰五事。恭從明聰睿。可統言之曰敬用五事。思亦可曰事。睿亦統乎敬。其言與夫子敬事執事敬事思敬諸言。可相發明也。然則吾人之功。無非致力於其動。一念欲敬。卽是動。察識其動。卽是敬。而五事五止九思。卽應念而至。是故敬非別有一件物。我去把捉之。只爲君爲臣。則止仁止敬。便是敬。遇視遇聽。則思明思聰。便是敬。五止是敬而無失。九思稍在前。不動而敬工夫。正須於此領取。要知朱子所謂容貌詞氣上加工。此便是敬。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正衣

冠尊瞻視。亦便是敬。所謂箕踞。便是不敬。非敬別是一事爲要求敬然後如此加工也。學者能隨事踏實用心。乃所謂緝熙也。孟子之不動心。卽詩之緝熙敬止。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也哉。

誠己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弊緊在此
二句已對人言極而言之天下皆人故已又對天下言
也爲仁之實在已之動容周旋中禮而已故視聽言動
已也苟其非禮則隨在皆有害於吾之爲仁復禮者去
其非禮而一一皆有以中乎禮是禮也天秩有之所謂
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具於吾心以爲吾之性聖人因其
性中天秩之所有者制爲禮以待其人而行能行其禮
斯之謂爲仁自帝王至於黎庶無貴賤一也仁主於愛
而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己之忍。則己去仁。己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故曰爲仁由己。子貢言仁而求之博施濟衆。是求之於天下。是由人以爲仁。非由己以爲仁也。夫子教以己利利人己達達人。是不求仁於天下而求仁於一己。所謂爲仁由己克己復禮爲仁也。一日復禮天下歸仁。是驗己之仁於天下。而非求仁於天下。天下歸仁。是仁及天下而天下歸心於己之仁。豈空空以仁之名奉之於此人哉。聖人之仁。惟曰能盡其性。推之而至於其極。則能盡人性。能盡物性。又推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與天下參天德王道止是一事今之言學者說成兩橛此夫子所以歎知德者鮮也仁之見端止在於事舍事言仁此釋氏去君臣父子而求所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不求之動而謂動本於靜不求之有而謂有生於無此至淺至近之說人苟不至下愚夫孰不知動之本於靜而有之生於無者而釋氏乃以此為第一義豈聖人之大智反在釋氏通慧之下哉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瑤田曰堯舜之道為己而已故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言修己而至於安百姓雖堯舜尚猶病之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言立達而至於博施濟衆雖堯舜尚猶病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省身爲己之學也而其目則在求忠於爲人謀求信於與朋友交君子道四某未能一孔子爲己之學也求子臣弟友之盡道於吾而必責己之盡道於一身且其事止歸之於言行歸之於言行之相顧此亦猶之論天下歸仁而專責其事於己之視聽言動勿使非禮之有於其身爲仁由己學者爲己一而已矣即以爲人謀言之彼人於此事而不能自設其謀乃四顧能者而及於我我自揣之亦以爲吾嘗能之然後任之及其後而僨厥事豈得曰此僨人之事乎人之

事而己任之。債之是債己事也。而今人之心。乃區以別之曰。此人之事。視己之事。究有一間之殊。而不知彼人委之於吾。轉非其己之事。而吾任之。則實非人之事能將己字辨得眞切如此。然後曉然於古之學者爲己之謂。嗚呼。茍非知德者。其孰能與於斯乎。

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絶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

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己字極廣大。極高明。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尙志。尙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

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已備之矣。吾故曰謀人而忠。交友而信。豈爲人哉。爲己而已矣。一日復禮。天下歸仁。其歸心於吾之仁也。豈由人哉。由己而已矣。

述名一

名有二。有天爵之名。有人爵之名。天爵之名貴於己者也。人爵之名人之所貴者也。古之人入學而讀書也。修其天爵。居仁由義。以備大人之事。未嘗有要人爵之心。而人爵無不從之。今之人亦入學而讀書也。然其父兄初不教之修天爵也。以爲此要人爵之門也。其子弟雖日讀思仁言義之書。亦初不闚此之爲修天爵也。已而讀書久。能屬文。則曰我可以出而應試矣。以要人爵。我有其具矣。其不得人爵也。則怨天尤人。其苟得人爵也。則志得意滿。嗚呼。夫固未嘗以爲吾修天爵也。夫安知

吾有所謂天爵也而棄之是故天爵之名人之稱之者可得而言也聖人也賢人也君子也善人也仁人也義士也忠臣也孝子也此蓋求則得之者也人爵之名在今日爲人之所稱者亦可得而言也生員也舉人也進士也翰林也其在朝六部九卿其顯者也出則最顯者督撫而司道次之又其屬則親民之官郡守州牧邑宰也此其得之有命者也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故爲公卿大夫榮華其身而成其爲人爵之名者乃所以成其爲天爵之名大臣於是乎出大人物於是乎見而優入聖域爲泰山北斗之望顯揚其親而光被於四海

豈惟是人爵之名徒稱道於其鄉里小兒也哉今之人汩沒於其人爵之名其癡寐求之者惟此而已無論其不得之也苟得之亦不過此人爵之名耳又況乎人之所貴者人即能賤之事不旋踵勢所必然嗚呼彼其父兄本不以天爵之名屬望其子弟而其子弟顧能特立獨行而興起焉夫非謂其子弟必無豪傑之士也然而千里一聖百里一賢十室忠信鮮能好學離羣絕類間氣所鍾則夫世之能得人爵之名者夫固不能以天爵之名強而附離之也蓋父兄之教不先之過也吾觀今世童子於其發蒙之始衆且爲吉祥之語以勞之惟日

三元而已矣鼎甲而已矣嗚呼不教之喻於義而專教之喻於利以先入之言塡其胸而爲之主夫其所喻在利其於天爵之名去而萬里矣而人爵之名又豈能孤立也哉嗚呼義之不喻而惟利之喻以喻利之身出而加諸民是以利導民而民皆喻於利矣以一喻利之身而加諸億萬喻利之民之上夫喻利之民之足以傾我人爵之貴而賤之也豈必多人而況乎其人之多乃至於億萬也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合天爵人爵之名渾而言之也名之義本如此也屈原曰恐修名之不立欲藉人爵之名以全其天爵之名也夫名

之義。天爵人爵之間。固未可以分而言之也。

述名二

吾言天爵人爵之名之不可以分而言之也。蓋以隱居求志與行義達道，雖有出處之分，實則同條共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之謂也。今也不然，則所以居人爵之名者，有喻義喻利之別也。其爲人也喻於義，則天爵人爵之名，其遞嬗也，如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其爲人也喻於利，則天爵人爵之名，其觝齬也，如鑿枘方員之不可相入也。今夫喻義喻利之別，筮仕者之於名也，猶之乎長國家者之於財用，當以義爲利，而不當以利爲利也。嘗試言之，昔者梁惠王之得見孟子也，猝然

問曰叟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起而正對曰王何言利
夫不有仁義乎於是不待王之再問而侃侃陳之曰王
曰利吾國大夫繼其聲曰利吾家士庶人從而和之曰
利吾身嗚呼此上下交征利之世也其不至於以千乘
之家奪萬乘國以百乘之家奪千乘國不饜也言利之
禍如此其言仁義也則如之何王試忖之仁而遺親義
而後君亘古以來未之或有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吾乃
今而後知喻義喻利之別天爵人爵之分合其間不能
容髮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然則將如之何養正之功
責在父兄愼毋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徒知瀆蒙不

告之占而不爲之絕其喩利之萌而引而進之以喩義之旨夫蒙山下出泉象也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在此時矣嗚呼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何至如世之有人爵之名者其視天爵之名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述術

人不可以不學然學必有術術在學中不在學外也如言中庸者之時中執中者之必有權也且以人子事父母言之孝乃庸行之常然有學焉其疏節在曲禮內則論語諸篇者夙興適所問燠寒佐覲具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出告反面遊必有方能養者別之以敬能愛者難又在色此小小者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父母有過當諫諫又當幾是其學也而所以幾諫者則必曰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諫若不入則必曰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也若不說則必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也。至於悲而撻之流血。則必曰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是故直情徑行。禮道不然也。是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此術字與教亦多術之術字同。所謂術在學中不在學外也。術之言法也。又道也。如道路之可由也。霍光不學亡術。故曰術在學中也。世人之言術也。未嘗學問。而能示人以不可測。蕩然於禮法之外。而使人不得不入其彀中。以言餂人。而發其覆。以不言餂人。而人無不自吐其情。猶之與人也。而再三吝之。則取者雖貪。而疑於屢告。猶之與人也。而姑且吝之。知取者將請益。而徐以示其施惠之無窮。時而以柔制人。而不得不受其制。

時而以強屈人而不能不俯而從捷則猝不及妨緩則迎不見首此皆術之不從學中來者也此孟子所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者何法之足云又烏能如道路之可由也哉。

述儉

天下之至冒上至匹等者。其始由於不儉。夫一不儉也。胡爲而至於此極哉。積漸使然也。令人不知省嗇。無論食貧也。卽家故多金。而不能量入爲出。久之則筐篋告匱矣。而向之豪華揮斥。固已習貫生常。一成而不可變。然且因此之不省嗇。牽連而及於彼。曰是復何能末減也。於是出者愈多。而入者愈少。無財不可以爲悅。而求悅之心益熾。倉皇告人。人初不疑而稱貸之。已而稍稍知其日就落寞也。然而權子母之黠者。方且以爲無虞。如之何其不稱貸之耶。於是變易其權子母之常法。則

不止於貪賈三之也史記三之謂三分其母而取一以爲子五之謂五分其母而取一以爲子故五之爲廉賈三之爲貪賈也舊注誤釋余有文辨正之以語人曰若肯如我言則質劑焉唯所欲蓋至是未有不甘受其剝蝕由不勝其求悅之心之日熾也循是以往其不能省嗇也如故而其取財也勢不能不多方致之始而情取繼而術取厥後機變益巧而其卒也乃至於不可思議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彼不省嗇者其究至於不可思議此之謂也閔之者曰惡是何言也不儉信不可也

胡爲而遽及於獄耶。余曰。吁。夫其初曷嘗有獄之心哉。由來者漸。勢所必至也。若不聞今俗有借磬響錢者乎。高門巨室之開喪也。客至則懸磬門內而擊之。父在。子不敢知父藏。歿則藏爲子藏也。予取予求。莫吾禁也。當其稱貸時。已先儗是以償之矣。權子母者文言之曰磬響也。嗚呼。止不當棄。春秋曰。獄惡其漸也。漸斯至矣。堅氷之去履霜。又遠乎哉。此所以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論學約指

夫學何也。學而時習之而已也。於何所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之謂五達道也。五達道安學。學之以三達德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如天之行健自強不息。是之謂學而時習之而已矣。人有百行。五達道盡之乎。曰。人之行。行於其所接之人。人之類。有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外者乎。是故五倫者。百行之本也。吾故以五達道爲學之所。而時習之以終其身。死而後已焉。是之謂學。至於知性達天。而得聞一貫。則學之明效大驗焉而已矣。譬之水。始

於出地之泉。而川焉而百川焉。而萬川焉。然後歸於四海也。今使阻塞其流。而不令一川之得歸於海。則四海雖大。其涸也。亦勢所必至也。人苟不學不時習。而曰吾將知性達天以求聞夫一貫。豈可得乎。河伯之向海若而歎也。曰水哉水哉。果且多乎彼而自存乎見少耶。然則何取乎爾。取乎其有本者如是也。不務萬流之疏瀹。而惟歸壑之是求。學不時習而冀聞一貫。倒行逆施。雖大徹大悟。其於人道遠矣。人而不人。何人之足貴。是故君子務本。